

“无政府主义宗教”？

Peter Lamborn Wilson

2009

人们常说，我们无政府主义者“信人本善”（中国圣人孟子也是如此）。然而，我们中的一些人怀疑与生俱来的善良的概念，并拒绝其他人对我们的权力，正是因为我们不相信混蛋。

概括无政府主义者的“信仰”似乎是不明智的，因为我们中的一些人是无神论者或不可知论者，而其他甚至可能是天主教徒。当然，一些无政府主义者喜欢沉迷于虚假的、令人讨厌和毫无意义的练习，即在他们的同志中与信仰不同的人进行交流。

然而，这种反威权主义团体相互谴责和排斥的倾向，总是让我觉得它是相当隐秘的威权主义。我一直很喜欢“铅垂线”无政府主义的想法，它的范围足够广泛，可以涵盖几乎所有变体的教条，这是一种无意识但松散的“统一战线”（或施蒂纳所说的“利己主义者联盟”）。这把伞应该足够宽，以涵盖“精神无政府主义者”以及最不灵活的唯物主义者。

著名的尼采将他的事业建立在“无”上——但最终暗示了一种无道德、甚至无神论的宗教（“查拉图斯特拉”、“克服”、“永恒回归”等）。在他最后一封来自都灵的“疯狂信件”中，他似乎在“被钉十字架的狄俄尼索斯”的签名下选择了自己（反）这种信仰的弥赛亚。

事实证明，即使是“无”公理，也需要信仰的元素，并可能导致某种精神甚至神秘的体验：自我定义的异端只是提出了不同的信仰。“上帝之死”神秘地出现了通过“众神”——多神教的异教神祇的重生。因此，尼采以基督-狄俄尼索斯（Christ-Dionysus）的身份讲话时提出了对一神论的重新异教化——这是文艺复兴时期由杰米斯托·普莱松和佐丹奴·布鲁诺等异教徒和新异教徒发起的一项计划——后者于1600年被梵蒂冈烧死在火刑柱上。

这项任务——一神论的再异教化——是由非洲奴隶出色地完成的，他们创造了 Santería、Voudoun、Candomblé 和许多其他宗教，在这些宗教中，基督教圣徒被认定或与异教神灵融合。例如，Chango “是” 圣巴巴拉；战神奥根是大天使迈克尔，也可能被认为是罗马战神马尔斯。（见 M.A. DeLaTorre, Santería）。

圣徒是被压迫者灵魂的“面具”——但他们不仅仅是伪装。许多 santeristas 既是天主教徒又是异教徒——这自然会让教会发疯！

正如我的人类学家朋友吉姆·韦弗（Jim Wafer）在《鲜血的味道》中所说，这些新世界的信仰并不完全是“人民的鸦片”（即使是马克思使用的那种奇怪的积极和略带渴望的方式），而是抵抗邪恶力量的领域。在这样的宗教中，狄俄尼索斯确实可以“成为”耶稣——或奥巴塔拉·阿亚古纳——在泛神论的故意谵妄中，没有任何东西依赖于单纯的信仰，因为“santos”（Orishas, Loas）的实际出神状态让在场的每个人都能看到、触摸甚至“成为”众神本身。

（Wafer 曾经在累西腓的一家酒吧里被一个陌生人撞到喝酒，后来他被证明是“一个”喜欢朗姆酒的小神灵。）此外——尼采的另一个观点——这些邪教重视魔法而不是道德——甚至信仰神明。酷儿、小偷、女巫、赌徒等。

奥斯卡·王尔德首先注意到了无政府主义和道教的深刻相似之处，后者在结构上是多神教（异教）教派的无意识聚集体，具有异端和非专制社会价值观的倾向。

显然，某些形式的道教——或任何异教体系——已经与国家同谋。我们可以称它们为东正教，在这个意义上是一神论的先驱。但异教精神也总是包含一种无政府主义的元素——旧石器时代对国家/教会及其等级制度的抵抗。异教只是创造了新的邪教，或将旧的邪教带到地下，这些邪教对执政的共识是而且必须是异端的。（因此，古老的欧洲异教作为中世纪的巫术“幸存下来”，等等。）

在古典罗马，东方的希腊神秘邪教、希腊、埃及、巴比伦甚至印度的万神殿和仪式的魔法融合，威胁着传统和帝国秩序。其中一个邪教，一种犹太人的异端邪说，实际上成功地“推翻”了古典异教。

我怀疑在 21 世纪的美国可以看到类似的辩证法，它的“帝国”情结、60% 的教会公民、电子“面包和马戏团”、基于金钱的意识等等

大量东方和新时代的“神秘邪教”继续扩散并演变成新的形式，（作为一个整体）提供了一种流行的异端邪教或异教般的教派聚集，其中一些对中央权威和资本主义技术病态具有固有的危险性。事实上，这里可以提到各种精神上的无政府主义作为光谱的一部分。

我建议不要将法西斯主义和原教旨主义邪教与真正的新萨满教、迷幻或“神化”灵性所代表的非威权主义精神倾向相混淆，如梭罗这样的无政府主义者所说的美国“自然宗教”，他们分享了许多担忧和绿色无政府主义和原始主义、部落主义、生态抵抗、美洲原住民对自然的态度……甚至是彩虹和火人节的节日主义。

在卡茨基尔，我们拥有一切，从克里希那穆提到达赖喇嘛，从哈西德主义到共产主义，佛教，后工业农业和慢食，60 年代的嬉皮士公社——蒂姆·利里-斯瓦米对潘迪特，巫术对德鲁伊——苏菲派和瑜伽士——一片适合融合主义和精神普世主义的成熟景观，准备成为绿色革命的神秘热情的“被烧毁的地区”，只要一些火花能点燃火炬——或者人们可能会梦想。

在我所设想的信念的背景下，我将沃尔特·本杰明的亵渎照明概念定位。他问道，如何在“宗教”甚至“信仰”的背景之外保证精神体验？

半马克思主义者，半无政府主义者，半卡巴拉主义者，他继续着古老的德国浪漫主义寻求“以任何必要的方式”将一神论重新异教化，包括异端、魔法、诗歌、香烟……宗教窃取并压制了“有效的圣礼”从年长的萨满巫师、巫师和智者手中——革命必须恢复它。

最近，历史上的浪漫主义甚至神秘主义左派的想法已获得广泛接受，不再需要捍卫。布鲁诺在他去世的“花田”中的雕像仍然是罗马自由思想家和反叛者的偶像，他们将其装饰成红色的花朵。炼金术士帕拉塞尔苏斯站在农民一边反对路德宗贵族的起义。

爱默生对德国浪漫主义（尤其是诺瓦利斯）的解读可能会解释其“最初的想法；最好的思想”作为革命的种子和果实。威廉布莱克本身就是一个激进的异端机构。左翼法国浪漫主义（和神秘主义）催生了查尔斯·傅立叶、内瓦尔和兰波。这种“浪漫革命”的深厚传统应该被添加到任何可能的无政府主义精神的考虑中。

神秘主义者声称“信仰”是妄想；只有经验才能确定，因此不再需要单纯的信仰。他们甚至可能来捍卫神秘或精神（自我）解放，反对有组织的宗教的压迫。布莱克敦促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系统，不要成为别人的奴隶——尤其不是“教会的”。并且，G. de Nerval，他有一只名叫 Thibault 的宠物龙虾，他带着蓝色丝带在巴黎的皇家宫殿花园散步，被指控没有任何宗教信仰，他说：“什么？我，没有宗教？为什么，我至少有十七个！”

总之：任何解放信仰体系，即使是最崇尚自由的（或放荡的），都可以被翻转 180 度变成僵化的教条——甚至是无政府主义（如已故的默里·布克钦的案例）。相反，即使在最虔诚的宗教中，人类对自由的自然渴望也可以开辟出秘密的抵抗空间（如自由精神兄弟会或某些苦行僧教派的见证）。

在这个过程中，定义似乎不如培养济慈所谓的“否定能力”重要，这里可能被称为驾驭解放浪潮的能力，无论它可能采取何种外在形式。

回到 1950 年代，它可能是“Beat Zen（打到禅宗）”（可悲的是它似乎已经消失了）；今天它可能是新异教或绿色赫尔墨斯主义。正如今天的无政府主义需要克服和摆脱其对“进步”的历史崇拜一样，我认为放松其 19 世纪的无神论并重新考虑“无政府主义宗教。”

注：为了纪念富兰克林罗斯蒙特，我应该补充一点，这里提出的那种赫尔墨斯无政府主义是布列塔尼晚期以及后来的一般超现实主义的特征。我还想引用阿拉伯诗人阿多尼斯关于苏菲主义和超现实主义的伟大著作。并且，推荐 W. Benjamin 的 *On Hashish* 的哈佛版。有时它会归结为那种古老的故意精神错乱……有时人们的鸦片是……鸦片。

Peter Lamborn Wilson

St. Nicholas Day' 09

中文无治主义图书馆 | 中文無治主義圖書館



Peter Lamborn Wilson

“无政府主义宗教”？

2009

<https://theanarchistlibrary.org/library/peter-lamborn-wilson-anarchist-religion>

zh.anarchistlibraries.net